

第 一 部

放浪记以前的故事

在北九州的一所小学校，我曾习得这样的儿歌——

深秋寒夜中，
仰望孤旅的天空，
寂寥惆怅。
我怀恋的故乡啊，
亲爱的父母。

我是宿命论的放浪者，没有故乡。我的父亲说来说是四国伊予出生，是个从事和服买卖的云游商人。母亲的娘家则在九州樱岛经营温泉旅馆。母亲嫁了外地人，浪迹鹿儿岛，最后落户在山口县的下关。我的出生地便是下关镇。——从我父母那时起，我便失却了故乡。因而旅途便是我的故乡。我是一个宿命论的流浪者。当我唱起那思恋故乡的儿歌时，心中充满了孤寂之感。——八岁时，一场风暴吹入我幼小的人生。父亲在若松做拍卖生意，聚敛了可观的家财，便执意将长崎海岛天草逃来的艺妓阿浜领回家中。那天正是旧历正月，下着大雪。母亲带着八岁的我离开了父亲的家。我只记得，去若松必须乘船。

我现在的父亲是养父，冈山人，小心翼翼，过分的忠厚老实，同时异常粗野，像个山里人。他的人生多半掩埋在辛劳之中。母亲带着我嫁给了养父，打那之后，我仿佛过上了无家的生活。无论走到何处，皆有置身于小小客栈的感觉。母亲总是在我的身边唠叨，“你爹他不喜欢家，不喜欢家具……”我的人生中只是留下了小小客栈的印象。我跟随养父、母亲在九州一带辗转行商，却无暇领略那边美丽的山河。我初入小学是在长崎。那时，我穿着流行的薄毛布衫改良服，每日由雅号杂粮店的小客栈，步行至南京街附近的小学。然而此后，我依次转学到佐世保、久留米、下关、门司、户畑、折尾等地。

四年之中，居然转学了七次。我没有一个亲密朋友。

“爸，我不想去学校……”

无奈之中，我休学了。我是讨厌去学校。当时我已经十二岁，住在直方的炭坑町。“让芙美子帮忙做买卖吧。”每天玩耍，更是荒废。于是我休学开始经商。

直方镇的天空是昏暗的，白天夜晚烟雾笼罩。河沙滤过的高铁质饮用水，喝得人舌头打弯。七月，我们在大正町的小客栈“马屋”定居下来。大人们一如往常。把我往客栈里一扔，便去借了辆板车，将针织品、袜子、崭新的薄毛布、围腰布等等往行囊里面一塞，母亲在后面推着，两人就去了煤矿或者陶器厂。

对我来说，那是块陌生的土地，我每天都有三文零

花钱，掖在腰带中，在镇上玩耍。这地方死气沉沉，没有门司热闹，街道也不美，比不上长崎。更不像佐世保，街上的女人个个漂亮。直方的街上净是邋邋遑遑的焦炭。被煤烟熏黑的路旁屋檐，慵然地伸着昏暗的懒腰。一溜儿排开的是粗点铺、面铺、破烂店、被褥租赁店等等，简直像一列货车。店铺前面走来走去的女人们，与城里的女人截然不同，一个个瞪着病态的、惶恐的眼睛。七月，骄阳下的女人后腰里裹着污黑的内裙，上身只穿一件无袖的汗衫。到了傍晚，三三五五的女人们放工时，有的扛着铁锹，有的提溜着空畚，叽叽喳喳地回到各自的陋屋之中。

我用三文零花钱，或买双儿美人的故事书，或吃冻包子。不久，我进了须崎町的粟点厂，日薪两角三。小学校自然是不去了。记得当时，提着竹篓去买米，大约是一角八分钱一篓。到了晚上，我会去附近的租书店。我喜欢的人物是断臂喜三郎^①和刚愎自用的福岛正则，爱读的作品则是《不如归》《非亲》《旋涡》^②等。从这些故事中我获得了什么呢？那些喜好明朗的、自私的空想，那种英雄主义及感伤主义，浸透了我海绵一般的头脑。而我周围的话题，从早到晚都是金钱。我惟一的理

① 河竹默阿弥(1816~1893)的歌舞伎剧作《兹江户小腕达引》中的侠客，他的一只手被砍掉后，不忍目睹，索性齐肩削下一条手臂。

② 三部作品分别是德富芦花(1868~1927)、柳川春叶(1877~1918)和渡边霞亭(1864~1926)的家庭小说。小说主要表现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悲剧。

想，就是成为女富豪。有时遇上连阴雨，父亲租借的板车被雨一淋，我就从早到晚吃南瓜饭。独自在家吃饭，真是寂寞难耐。

在我们租住的客栈里，住着一位当过矿工的狂人，人们都叫他“神经”。据说他被炸药炸飞过，然后就傻了。不过这狂人恬适温和，每天早晨天一亮，他就和镇上的女人们一起推着小车上路了。我常常让“神经”帮我捉虱子。后来，“神经”当上了打桩工。小客栈里还住着来自岛根的、镶了假眼的流浪说唱师，两家矿工夫妇，卖蝮蛇假酒的骗子以及缺失了拇指的妓女。真是比马戏团还要有趣。

马厩的老板娘挤弄着一只眼，笑着对母亲说：

“说什么手指是被小车轧掉的。胡扯。指不定被谁砍掉的……”

有一天，我和缺拇指的卖淫妇一块儿去洗澡，澡堂里阴暗无光，地上是滑黏的绿苔。只见女人的腹部一圈文身，肚脐则是一条蛇，喷吐出鲜红的舌头。我是在九州第一次看见如此可怕的女人。当时我还是个孩子，竟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浅蓝色的、可怕的青蛇文身。

小客栈里居住的夫妇多半自己开伙。其他的住户也会买米来搭伙。

在热得像似沙锅的直方镇街角，当时立起一块卡秋莎的广告招贴画。画面上的外国姑娘头裹毡巾，在一个降雪的火车站敲击列车的车窗。仿佛转瞬之间，头发在中央分开的卡秋莎发型便流行起来。还有一首令人怀恋

的情歌——

可爱的卡秋莎呀，
别离是多么忧伤，
趁那淡雪尚未融化，
让我们向着神灵祈福。

转瞬之间，卡秋莎的情歌在炭坑街也流行起来。当时，我还不太懂得俄罗斯姑娘的纯情恋爱，只记得看过电影之后，我也变成了非常浪漫的少女。当时，除了去听浪花节^①，家里的大人难得带我去趟小戏院。可我却一个人每天偷偷地去看卡秋莎电影。一段时间里，卡秋莎成为我的梦想。在石油站路旁有个广场，开着白色的夹竹桃。我和镇上的孩子们时常过家家，玩卡秋莎或炭矿劳作的游戏。炭矿游戏就是女孩子模仿推小车，男孩子唱着矿歌挖土。

那时候，我是个身心健康的孩子。

两角三分钱的栗点厂工作，仅仅维持了一个来月。之后，我背着灰色的大包袱，装上父亲购入的扇子呀、化妆品之类，渡过远贺川，穿过隧道，步行到矿上的工棚或小屋里贩卖。炭矿上，竟然有各种各样的小商贩。

“天气好热呀。”记得当时，只有两个同伴亲切地与我搭话。来自香月的阿松专卖点心，是个十五岁的可爱

^① 以三弦为伴奏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，类似于中国的鼓词。

少女。然而时过不久，她便被卖到青岛做艺妓去了。阿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，专卖干货，他的理想不过是当一名矿工。在那月儿初悬的远贺川河畔，归途中我听阿弘他们说着自己的故事。或者吹嘘酒量过人，扬起鹤嘴镐吓人；或是免费去看镇上的连锁剧^①。——当时，均一语十分流行。就是说，我的扇子统统一个价，都是十文钱。尽管图案不同。有鲤鱼、七福神，还有富士山。扇骨仅有七根细竹，但很结实。我每天去矿上的陋屋，平均带着二十把扇子。我才不愿见到绿漆褪落的社宅以及社宅的太太们。扇子在矿工那儿好卖得多。偏远之处，有一间鲜族人居住的陋屋，被称做喇叭长屋。一间长屋居然住着十户人家。苇席铺就的榻榻米上，孩子们光溜溜地叠罗汉，宛如一堆剥了皮的洋葱。

烈日当空，挖来掘去的土地裂开了口。远处传来轰隆隆的轨道推车声，像似雷鸣。午饭时间一到，矿工们便像泡沫一样地拥出坑道。阴暗的坑道口由木材支撑着，活像一座蚁塔。年幼的我就在那儿守候着，拉住矿工兜售纸扇。矿工们的汗水已不是水，而是黑色的胶糖。出了洞口，他们一下子瘫倒在自己挖出的炭土上，像金鱼一样地大口呼吸，然后昏然大睡。那模样，简直就是一群大猩猩。

在这静寂的景色中流动的，只有陋屋之间老式的土釜。午饭一过，处处飘荡着卡秋莎的歌声。不多会儿，牵牛花一般的煤油灯又以微弱的光亮匍匐地面。警笛声

① 戏剧中掺和进电影或舞台剧与电影相互组合的戏剧样式。

也随之喧嚣。离开家乡的时候，肌肤似玉……伴随着无所牵挂的歌声。然而此时，眼瞅着迷蒙之中的煤山，我那颗童心中不禁充满了悲伤的苦闷。

扇子卖不出去时，我便去兜售一文钱一只的夹馅面包。到煤矿去有小一里地的路程，我走走歇歇，一面啃着夹馅的面包。那时节，父亲为了买卖上的事儿和矿工打架，搞得头上缠满绷带，只好蜗居在客栈之中。母亲则在多贺神社的近旁露天卖香蕉。矿工们没完没了地由车站里拥出，一大堆香蕉转眼就卖光了。我卖完自己的夹馅面包，便将空篮往母亲身边一撂，溜进多贺神社里玩耍。我也和许多善男信女一起，冲着铜马的神像祈愿，祈望万事如意。——不过多贺的祭事总是下雨。众多的露天商贩在车站的屋檐下或多贺神社里走来走去，焦急地望着雨空。

十月是矿上罢工的季节。此时，街上静悄悄的鸦雀无声，只有煤窑里出来的矿工们充满活力，甚至令人感到紧张。我记得一首流行歌曲里唱道：“罢工哪好苦。”据说，矿上罢工是常事儿。矿工们呼啦啦转眼间拥往一个矿区。遇上这种时刻，镇上的商人们便没了买卖。有时只好将商品租赁给矿工们。不过商人们都说，即便如此，和矿工做生意也是爽快而愉悦的。

“你也四十好几的人了。不去学点儿什么，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我在小油灯下聚精会神地阅读雷奥·萨吉^①的侦探小说。母亲和衣睡着，总是冲着父亲嘟囔。外面是无尽的雨声。

“一家人都居无定所。你怎么不着急呢？”

“你真烦死人了。”

父亲小声骂道。尔后又无尽的雨声。——当时，惟有缺了手指的卖淫妇，总在兴致勃勃地喝酒。

“要是发生战争多好。”

卖淫妇总是提起这样的战争话题。她希望整个世界天翻地覆，她说这煤窑哗啦啦往外淌钱多好。母亲说：“你这丫头天生悠闲命。”缺手指的卖淫妇听了，将手里的什么物件往窗外一扔，凄然地笑笑接碴儿道：“阿姨，你也这么想……”

卖淫妇说她已经二十五岁。却仍然朝气蓬勃的像个矿家女。

十一月留下的是声音的记忆。

在由黑崎回家的归途中，父亲、母亲和我大声地说话。我们拉着空空的板车，黑暗中走在远贺川的堤防之上。

“你们娘儿俩坐在车上吧。路还远着呢。一会儿就走不动啦……”

我和母亲坐在了板车上。父亲拉着我们大步走，还精神抖擞地唱着歌。

^① 法国侦探小说作家。

秋天的夜空中不时有流星划过。没多大工夫，我们便到了街口。身后突然有人喊道：“大叔！”好像是四处流浪的一个矿工。父亲停下板车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两个矿工跌跌撞撞地走近前来。听他们说，已经两天粒米未进了。父亲询问道，是打哪儿逃出来的呢？显然，这是两个鲜族人。两人不停地给父亲鞠躬作揖，说是必须赶往折尾，能否借一点儿钱？父亲二话没说掏出两枚五角的银币，一人手中塞了一枚。堤防上冷风吹拂。两个鲜族人的头顶上闪烁着茫茫的星光。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到某种战栗。两人收下了各自的钱，一直帮我们把板车推到镇上，路上竟一言未发。

过了不久祖父死了。父亲回到冈山出卖田地。有了一点儿资本后，他便想购进一些陶瓷制品。这是他惟一的目的。然而在煤窑街上，好卖的只有食品。母亲卖香蕉，我卖夹馅面包。只要是不下雨，这点儿买卖足可维持两人的生计。马棚的月租是两元两角。母亲也说，这比租间居宅的负担轻得多。我们家就是这样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过着凄惨的生活。母亲到了秋天仍犯神经痛，买卖也只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其实父亲卖掉田地的所得，也只有区区四十元钱。父亲用这点儿钱购入了一批陶瓷，独自去佐世保做生意去了。

“过几天就来接你们……”

父亲这样说着，穿一件太阳晒退色的工作服上了火车。打那之后，我每天去卖夹馅面包，风雨无阻。下雨的日子，我便在直方街区的屋檐下叫卖。

那些日子的记忆我终身难忘。对我来说，卖货决不

是什么痛苦的事。我一家一户地挨门叫卖，五分钱，两分钱，三分钱，就这样我的钱包一天天鼓了起来。我最得意的就是母亲的褒奖，她总是夸我有经商的天才。两个多月，我和母亲完全凭着夹馅面包的生意支撑。有一天，我由街上回到家，突然发现母亲在缝制一条黄绿色的腰带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瞪大了惊诧的眼睛。母亲说，是四国^①的父亲送来的。我不由得激动不已。过了不久，继父便专程来直方接我们。一家三口离开了直方，乘上了开往折尾的列车。这是我每天走过的道路。当火车穿过远贺川¹的铁桥，沿堤的白路笼罩在暮色之中时，我的眼睛里充满了忧伤的泪水。河面上飘荡着一叶白帆，这是多么熟悉的景色。列车中一个小贩絮絮叨叨地叫卖着，金锁、戒指、气球、画书……父亲给我买了一个戒指，上面镶了个红玻璃球。

(十二月 × 日)

白雪皑皑到异乡，
漫行寂寥肠。

大雪迷漫。突然间我想起石川啄木^②的这首和歌，心中充满了乡愁。我伸手推开卫生间的窗户，傍晚的门

日本地名。

② 日本著名的和歌诗人。

灯昏昏暗暗，像往昔信州山上见过的石南花，红红的十分美妙。

“哎，你过来背背小姐！”

夫人唤道。

哎呀，我最怕带这孩子。百合子总是哭个不停。这种神经质，和秋江^①先生如出一辙。背着她，简直就像背了一个火球。——只有像现在这样躲在厕所里，我的身体才属于自己。

（突然间，我想品尝香蕉拌鲭鱼或是炸猪排蜜橘。）

百无聊赖之中，我很想随处涂画。我用手指在墙上写着：“炸猪排、香蕉”。

准备晚饭之前，我就这样背着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踱步。时至今日，来到秋江家已经一周有余。其实早先并无明确的目标。一天之中，这位先生要在梯子上上下下数次，活像是一只鼯鼠。那种神经质令人不堪忍受。

“小东西睡着了吗？”

先生瞅瞅我的肩头，安心地掖了掖腰带，爬上二楼去了。

我由书箱中抽出一本契诃夫的作品阅读。契诃夫是心灵的故乡。契诃夫的气息、身影宛若就在眼前，喃喃地对我这黄昏一般的内心述说。契诃夫的小说触感柔软。我是在读过秋江先生的小说之后，产生了重读契诃

^①近松秋江（1876~1944），日本大正时期的私小说代表作家之一。主要作品有《黑发》《写给别妻的一封信》等。

夫的欲求。因为对我而言，京都女郎的故事是陌生而遥远的世界。

夜晚。

我看见厨娘阿菊在料理好吃的什锦醋饭，心中大喜。

百合子洗过澡后，稍稍安静了一些。此时已经十一点。家里人都觉得奇怪。我其实最不喜欢带小孩。不可思议的是，百合子只要往我的背上一趴，马上就呼呼地睡觉。

托她的福，我可以读书啦。我似乎担心几年之后，自己有了孩子，便不能专心地工作。看见秋江先生对孩子那般上心，我甚至有些反感。反正我想，自己是不会一辈子做女佣的。

令我诧异的是，先生居然不知道苜蓿花是可怜的白色……在这个家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夫人，她虽然出身乡村，却十分娴雅沉静。

（十二月 × 日）

假期。

我其实并没有可去的地方。我夹着一个大包袱，爬上铁道线上的一座架桥，打开先生送我的纸包，里面只有两元钱。做了两周多时间，居然只有两元。我觉得脚尖升起一股冷血。——我提溜着大包袱没精打采地走去，心中充满了苦涩，恨不能将一切都扔将出去。路过一处蓝瓦屋顶的新式住宅，里面出租房间。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。院子挺大，玻璃窗被十二月的寒风磨砺

着，发出冷漠的光亮。

我感到又累又倦，想在这儿歇息片刻。我信手推开了厨房的门，生锈的罐头盒扔了一地，客厅的榻榻米上也泥污斑斑。白日里的空屋孤寂难耐。远近仿佛伫立着恍惚的人影，更令人感到铭心的寒意。我在迷惘之中，不知去向何处。两元钱好做什么呢？我去了厕所，出来却看见墙根处蹲着一条狗，用狐狸一般的眼神望着我。

“ 没事儿。什么事儿也不会有。 ”

我在心中自己念叨着，紧紧地贴墙而立。

（怎么办？不会有什么事的！）

夜。

我留宿在新宿旭町的小客栈。石崖之下，积雪融化使道路泥泞不堪。那儿的小客栈一宿三角钱。在此得以歇息我那极度疲惫的躯体。客栈的小屋仅三张铺席大小，点着小油灯，简直像是退回到了明治时代。过了今天，明天又怎么办呢？我在给一个不可信赖的男人写长信。他在岛上，是他抛弃了我。

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，
通往甲州的末班列车在头顶疾驰，
我仿佛爬上了商场的屋脊，
舍弃的是全部寂寥的生活。
我裹着小客栈的棉被延续静脉，
拥抱着列车粉碎的尸骸忘却自我。
深夜里拉开煤烟熏黑的纸窗，

想不到这地方也有天空月儿的戏谑。

别了！诸君。

我是颗歪斜的骰子总在逆转。

我爬上小客栈的顶楼，

揪住那堆积如山的旅愁，

飘飘地让它随风而去。

小客栈始终人来人往，到了半夜亦喧嚣不已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突然间一个扎着银杏髻^①的女人哗啦啦拉开纸窗，粗鲁地钻进我的薄被中。紧跟着，传来很响的脚步声，一个脏乎乎没戴礼帽的男人，将拉窗拽开一条细缝吼道：

“哎 你给我爬起来！”

女人嘟嘟囔囔地说了两句，跟男人出了走廊。接着不断地传来掴耳光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屋外又恢复了瘆人的、污水一般的寂静。然而屋里被女人搅乱的气氛，却久久无法平静。

“你过去做什么？原籍是哪儿？去哪儿？多大年龄？父母干什么？……”

脏兮兮的男人又爬回了我的房间，站在我的枕头旁边，咬着铅笔询问道。

“你认识那个女人？”

^① 日本女性的一种发式。

“不，是她突然闯进来的。”

此等经历，库努特·汉姆生^①恐怕都未有体验。警察走了。我使劲伸展着手脚，接着摸出枕下压着的钱包。余款尚有一元六角五。风儿吹拂着月亮，我由歪斜的高窗望去，那儿变幻着形形色色的光虹。——马戏团的丑角从天而降，仿佛神灵相助。但是飞上天空的把戏就很难表演。好在他们总有办法，不会没饭吃……

(十二月 × 日)

凌晨，我走进青梅街口的饭屋。刚喝了一口热茶，一个满身泥污工匠模样的人跑了进来，大声地说，

“小姐！十文钱能吃点儿什么？只有这一个钢镚儿。”

他老实巴交地站在那儿。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应道：

“肉豆腐盖浇饭行吗？”

工匠马上满脸堆笑地坐在了长凳上。

好大一碗盖浇饭。浇头是小葱肉末豆腐。浓浓的酱汁。十文钱一份，可真是一顿营养餐。工匠天真地大口吃饭。那情景看着令人感动。其实屋里的墙上明白地写着十文钱一碗，仅有十文硬币的工匠却老实地大声叮问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一大碗盖浇饭比我的多，我却还在担心他会吃不饱。工匠的性情多么开朗。我的餐桌上摆着米饭、杂煮和泡菜。比较起来，简直是穷人的

^①挪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（1859~1952）代表作有《饥饿》《土地的恩惠》和《流浪者》等。林芙美子受其影响。

山珍海味。结账时却仅有一角二分。我付过钱，掀起暖帘，饭屋的侍女站在门口送别道谢。热茶管够，还能和人们互致早安，才仅仅十二文钱。我感到心中豁然开朗。世界的末日与光明世界仅有一纸之隔。但是想起那年近四十的工匠，我的眼前又呈现出十文硬币、失望、地狱和堕落。难道也是一纸之隔？

我想把母亲接来东京。不论怎样，总能找上点活儿做……然而沉沦之中的我，却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落难破船。我将被无情的潮水吞没，连个水花儿都不会有。我不由得产生了某种变异的念头，想到最终也会沦为昨夜那样的淫妇。那女人或三十出头。倘若我是男人，恐怕早已心旌摇荡。今晨，或许又会多出一件男女殉死的风流情话。

白日里，我将行李扔在客栈，去了神田的职业介绍所。

可是走到何处都寂寥得像似沙地。我的心中堵得发慌。

（请别介意，我的宣泄没有特指。）

狗屎！

丑八怪！

浑蛋！

简直是一群冷酷无情的傲慢女人。

我将粉色吸水纸一般的卡片递给介绍所里的接待女郎。那女人却嘲笑般地盯住我的脸，嘟哝道：

“月薪三十元左右吧……”接着说，“不做女佣吗？……想做办事员？不行啊。许多女校毕业生都找不到事儿做呢。女佣的工作倒有很多。”

我的身后，不断拥进三五成群的美女。想来，她的话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一无所获。

介绍信拿到三份。一份是墨汁公司，一份是加油站，还有一份是意大利大使馆的女佣。我的口袋里尚余九角钱。傍晚回到客栈，只见艺人们像花盆一样并列于镜前，将灰色的白粉涂在脸上。

“昨晚只卖到两分钱。”

“你那副斜巴眼，谁会喜欢！”

“哎，就有人说我这样好……”

“好呀。那你可辛苦了。”

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们这样争执着。

(十二月 × 日)

我心中的悲哀像波浪一般翻涌，竟产生某种将要疯狂的感觉。我划着一根火柴，之后用那炭黑描了描眉。——上午十时，我赶赴麹町三年街的意大利大使馆。

我希望笑对人生。但却少有顺心的事儿。——一个洋人的孩子骑马出了大门。大门旁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，像似门房。好看的沙石一直铺到远处的楼门前。我不由得想，这儿不是我这种女人该来的地方。我穿过一间大厅，那儿挂着地图，铺着红色地毯。洋夫人穿着黑